

# 唐诗中的江陵书写

毛露孟 许连军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古时亦称江陵,历史悠久,为风流渊薮。要了解这座城市,必须阅读关于这座城市的文本。诗歌作为文本的一种,自然不能被忽视。唐代的江陵诗歌中,蕴含了江陵四个方面的城市意象,即自然景观意象、农业文明意象、历史文化意象、特色风俗意象。由此来认识唐代诗人对江陵的城市书写,可以探讨唐代诗人笔下的江陵地方特色,以及隐含其间的历史意蕴。

**关键词:** 唐诗;江陵;诗歌意象;城市书写

**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95(2020)02-0070-05

江陵历史悠久,交通发达,为风流渊薮。历代有大批文人墨客,以其诗写江陵。屈原咏《橘颂》又《哀郢》,阮籍吟“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李白唱“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杜甫歌“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诗歌中的江陵意象,江陵的书写,清晰而生动。朱光潜言:“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sup>[1](P49)</sup>诗自然也可以反映一座城市的歌哭欢笑,兴替变迁。唐人对南朝人“奢靡”的生活虽不着佳词,但未必不心向往之。唐人对南朝的诗人、诗作颇多喜爱,魏征于《隋书·文学传序》中言“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也。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sup>[2](P1163)</sup>,主张“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sup>[2](P609)</sup>。且江陵为南朝时期宋、梁国都的所在,唐人自然对其有较深的情结。本文从唐代的江陵诗入手,来认识江陵在唐代的城市文化形象,感受其历史意蕴。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言:“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这些物象,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

格和情趣,再进入诗中就是意象。”<sup>[3](P62~63)</sup>他认为意象可以分为五大类:自然界的,社会生活的,人类自身的,人的创造物,人的虚幻物。<sup>[3](P63)</sup>借助袁行霈先生的分类标准,本文将唐诗中江陵意象分为自然景观类、农业文明类、历史文化类、特色风俗类,以此来结构全文。

## 一、自然景观意象:傍水依山

江陵南临长江,北依汉水。《山海经》关于水神、神水的记载,屈原、宋玉作品中水意象与物象的融合都表明楚人“尚水”,历代有很多诗人笔下的江陵都与水意象相关。早有阮籍笔下的“湛湛长江水”,也有阴铿在江津送友人时写下的“依然临江渚,长望倚河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江水自然成了诗人描写江陵的典型意象,发展到唐代,则因其为著名的交通要道和商业重镇而更为突出。

唐人书写江陵的诗篇数不胜数。张九龄在荆州留下了很多思深力透的诗篇。其《登荆州城望江二首》,见“滔滔大江水,天地相始终”,“东望何悠悠,西来昼夜流”。又《登郡城南楼》望“淡淡澄江漫,飞飞

收稿日期:2019-11-21

基金项目: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委托项目“荆州文化简史”

第一作者简介:毛露孟(1994—),女,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许连军(1964—),男,湖南常德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与批评史、中国文化史、文化批评研究,  
E-mail:xlj0920@163.com。

渡鸟急”。诗人被贬荆州,虽为长史,实为“楚客”,“凛秋”之际,“惆怅”良多,在登楼远眺之际,遥想当年楚国盛世,今见累累陈迹,难免感时伤怀,加之年事已高,更有“逝者如斯”之叹。表现出了诗人的忧国忧民,而决不是计较个人得失的政治品格与政治情怀。再者,诗人经常登荆州古城楼,遥望故乡,见浩瀚长江之水而生“海上生明月”的联想:明月从地平线上升起,从古城楼上望去,就好像从浩浩长江的浪潮中涌出一样,从而想到远在天涯海角的亲友,此时此刻也与诗人同望一轮明月,思亲怀乡之感更添几许惆怅。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sup>[4](P456)</sup>,曾两次漫游至江陵。其因永王李璘获罪流放夜郎,后来在途中被赦放时,一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将诗人惊喜交加的心情,注入进这浩荡奔腾的长江水。再次漫游至荆湘地时,诗人见江水明亮碧绿,浩浩荡荡,沸沸洋洋,与天平齐,写下了“江水绿且明,茫茫与天平”的诗句,既描绘了一幅美轮美奂的长江动态图,也将遇赦东归的喜悦心情完美地倾注在了这大好春光的景物描绘之中。

水是江陵的眼神,是这座城市最明亮动人的所在。《诗经》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楚辞》的汀洲杜若,桂棹兰桡;乐府里的“两桨桥头渡”;唐诗中的“停船暂相问”……正如胡晓明所言:“几千年最好的中国文艺,都有此一幅‘眼神’,盈盈水间,凝眸而视。”<sup>[5](P69)</sup>

江陵的烟雨,浩渺迷茫,是李白《荆门浮舟望蜀江》中的“流目浦烟夕”,是刘禹锡《堤上行》中的“江南江北望烟波”,是温庭筠《渚宫晚春寄秦地友人》中的“凫雁野塘水,牛羊春草烟”,是罗隐《宿荆州江陵驿》中的“异时烟雨好追寻”。荆沙水国,浩渺如烟,自然有了“苍苍云梦田”的独特景观。

山与水,是诗人笔下永恒的结合。李百药在《郢城怀古》中言“林泽宵芊绵,山川郁重复”,使得山重水复彼此交错的江陵城,犹如画卷一般在眼前展开。

唐人于江陵,常常登高远眺,抒己情怀。陈子昂在《登荆门望楚》中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楚国的城邑呈现在广阔的原野之上,林木也延伸到天边的白云之下,这与李白笔下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不谋而合,是广袤平野与林木绵延的完美融合。张说《奉陪登南楼》见“远水树外明,近岩雾中见”,《登九里台题樊姬墓》望“漠漠渚宫树,苍苍云梦田”。李白在《荆门浮舟望蜀江》看“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杜甫《江陵望峡隘》言“青山若在眼,却望峡中天”。白居易《登郢州白雪楼》望“青山簇簇水

茫茫”。诗人所咏,丝毫没有现代园林的做作之风,呈现的是一种傍水依山的自然亲切之感。

根据现代人文地理学对“地方”与“地景”的区分,前者是“观者必须置身其中”,“有生活特质”的;而后者“是个人强烈的视觉观念,观者位居地景之外”,不住在地景里,只是观看地景。前面所举虽描绘江陵的江水山川风景,但不具居住与生活的意味,没有人的劳作与交往的特点。而江陵为水乡,不是纯粹的城市文明,而是以农桑、渔樵文明为主体以及城乡文明的结合。因此,探讨江陵文化的风土人情、地方特色、美感经验、文化精神内涵,还需要将日常劳作与生活合一化、人情化、文本化。

## 二、农业文明意象:鱼橘菱荷

江陵水乡,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李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漫游楚地,其抱着“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sup>[6](P1521)</sup>的志向,决定“仗剑去国,辞亲远游”<sup>[6](P1544)</sup>,从蜀州出发,下三峡,游览楚国故地。他写下了诸多诗篇,表达了对江陵山水的热爱。如“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麦子成熟时节的江陵,茧已出蛾,家家煮茧缲线,布谷鸟也在歌唱。古时江陵一带的民歌极其丰富。李白的诗善于从六朝乐府民歌中汲取菁华,这首语言清新的《荆州歌》显然是他学习民歌的结果,如以“丝”为“思”就是民歌中常用的手法。此诗虽然表达的是女主人公的思夫之情,却也能从中感受到江陵水乡的农桑文明。

杜甫未到江陵之前有《江陵望峡隘》,也把江陵白鱼如玉、云沙静好的风貌描绘得令人心向往之:

闻说江陵府,云沙静眇然。

白鱼如切玉,朱橘不论钱。

水有远湖树,人今何处船。

青山若在眼,却望峡中天。

在杜甫笔下,江陵白云飘荡,沙洲分布,景色幽静。这里的白鱼大而肥美,鱼儿好像经过雕琢的白玉,朱红色的橘子挂满了枝头,一切都是丰润富饶的样子。

不得不说,唐代诗人眼中的江陵是温柔的。杜甫向来颇爱赞美江陵水乡的生活,如“春日繁鱼鸟,江天足菱荷”(《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监湖亭泛舟》),春光明媚,鱼鸟繁生,菱荷满塘,水天一色的江陵城,也是“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江陵舟中》),渔人排网、米船紧挨的鱼米乡。韩愈也以“轻浪参差鱼动镜”(《寒食日出游》)描绘江陵城,好不活

泼可爱。王建作《江陵道中》：“菱叶参差萍叶重，新蒲半折夜来风。江村水落平地出，溪畔渔船青草中。”将其在江陵道中所见之景化成文字符号：菱叶参差，新蒲青草，江村水落，溪畔渔船。

江陵水乡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美妙？唐人留下了什么美感经验？简单而言，即“无声的歌唱”。他们描绘江陵的文字与画面，就是本然的抒情符号。江陵水乡应得一个“清”字。它具有农业人生的自然真朴之美，这种古典的天籁之美产生于舟子渔夫的棹歌之中。

“朱橘芰荷”似乎是唐代诗人的偏爱。江陵红橘满园，芰荷飘香，是典型的江村水落形象。元稹写“紫芽嫩茗和枝采，朱橘香苞数瓣分”（《贬江陵途中寄乐天、杓直、杓直以员外郎判盐铁，乐天以拾遗在翰林》，又言“襄阳楼下树成阴，荷叶如钱水面平”（《过襄阳楼呈上府主严司空楼在江陵节度使宅北隅（原注）》）。杜牧作《江上偶见绝句》：“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住，水纹如縠燕参差。”寒食橘花，野渡彩旗，草色连云，水纹燕飞，一组简单的意象，却将江陵的温软美好，刻画得丝丝入扣。皮日休因《送从弟崇归复州》见“处处路旁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罗隐则《宿荆州江陵驿》闻“风动芰荷香四散，月明楼阁影相侵”，而张籍于《楚宫行》看“章华宫中九月时，桂花半落红橘垂”。荷花、菱角、丹橘……是美丽富庶、明丽温暖的江陵水乡，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鲜而魅力无穷的世界。

唐人于江陵，登高泛舟，把所见之景，通过诗意的语言描绘出来，而“白鱼”“朱橘”“芰荷”等意象，不仅仅是所描景色之丰美，它们的排列组合，亦是这座城市特有的农业文明，人文风貌，带给人的是一种轻盈婉妙的灵动情趣，以及妩丽的美。江陵于唐人笔下所展现的风致，即风韵与风味，是通过歌声、水流、朱橘、芰荷……所带来的清婉之美。可见，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专属名片，都会以其独特的意蕴，延绵久远。

江陵的书写通过特定的物质存在表现出来，还原了当时城市风貌。江陵水乡的生活是平和温柔且富庶安康的，但如果没有抽象的提炼，仅仅只能作为江陵城市意象的外在物质化表现，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塑造出属于江陵的城市符号。再者，“江水白鱼”“朱橘芰荷”“烟雨云梦”作为江陵城市符号，实际上涉及到自然风物方面颇多，其间虽也反映一些农桑渔业文明，但还不足以完全代表江陵的地方特色。正如人们说起北京就会想到天安门，说起西藏就会

想到布达拉宫，江陵也应有其专属的一些地方意象，因此还需发掘更多江陵历史文化方面的书写内容。

### 三、历史文化意象：雄都贤才

唐代诗人写下了许多关于江陵的怀古诗，他们或咏雄都之壮丽，或感叹世事之变迁，或敬屈原之高洁，或赞宋玉之才华。在唐人的描绘中，这座城市除了自然之美，物产丰饶之外，还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 （一）雄都壮丽，世事变迁

李百药于《郢城怀古》讲述楚国历代王公如何在此地设防镇守，回忆当时楚国疆域之辽阔。一句“长策挫吴豕，雄图竞周鹿”，既道出楚将之忠心为国，聪明才智，又表明了“楚子问鼎于天”，与周天子争夺天下政治权的态势。“大蒐云梦掩，壮观章华筑”，极言楚国当时之繁盛；但“人世更盛衰，吉凶良倚伏”，楚怀王贪而信张仪，放逐忠臣屈原，酿成“莫救夷陵火，无复秦庭哭”的悲剧。一句“钓渚故池平，神台层宇覆”，点明楚国古迹全被夷为平地，山河已非旧貌，楚先王的岁时祭祀也不复举行。作者在诗中紧密追随鲍照《芜城赋》的结构，不过鲍照将衰败与繁荣时期的骄奢相联系，李百药却更关心不可避免的盛衰模式：“运圯属驰驱，时屯恣敲朴。”这是抽象观念、引喻及命运决战幻象的有力结合，用《易经》的卦名“屯”来解释郢城的衰败，从历史的角度，把楚国上下四百多年的历史用诗的语言表现出来，风格沉郁，气韵深沉，具有史诗般的气质。

唐人于江陵颇爱溯源。杜甫以“西北高楼雄楚都”（《又作此奉王》）、“雄都元壮丽”（《江陵望幸》）形容楚都之雄伟。元稹写《楚歌》，直言楚国的内乱战斗，纷乱不止。张九龄《登古阳云台》念“楚国兹故都，兰台有余址”，而如今“蔓草今如积，朝云为谁起”的原因在于楚襄王荒淫于女色，沉迷于狩猎，不理国事。崔道融以《咏楚怀王》，批判君主昏聩愚笨。张籍作《楚宫行》，指责君王荒淫无道，沉迷酒色。刘禹锡于《荆州道怀古》叹“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南北朝时的宋台、梁馆也呈一片空旷寂寥的景象。杜甫在《公安县怀古》言“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江陵为著名的三国征战故地，因此有“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的说法。

大多数唐人或因贬谪，或因战火，或因仕途不顺游历至江陵，寻找出路。他们咏怀古迹，一则描绘风土文化，二则抒己愤懑。唐人置身江陵，回顾这座曾经的古都，联想自身的摇曳命运，终于在这个温暖之



所,失落于深深的梦。

#### (二)惟楚有才,人杰地灵

江陵作为中国宰相第一城,素来有“文化之邦”的美称。唐代诗人也常赋诗敬屈原之高洁,赞宋玉之才华,叹樊姬之贤良。

崔涂作《屈原庙》:“谗胜祸难防,沉魂信可伤。本图安楚国,不是怨怀王。庙古碑无字,洲晴蕙有香。独醒人尚少,谁与奠椒浆。”屈原言“世人皆醉,唯我独醒”,其沉魂汨罗江,故大夫庙碑虽无字可传,但他如香草般的芳名亦流传千古。李商隐写《宋玉》“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极言宋玉富于才华,而唐勒、景差所作自是不如宋玉之文章。杜甫也言“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可见宋玉于唐人心中,其地位亦可代指江陵。张说作《登九里台题樊姬》称:“楚国所以霸,樊姬有力焉。不怀沈君禄,谁进叔敖贤。”樊姬之贤良有德向来为人所称道,因此刘禹锡于《纪南歌》中言“天寒多猎骑,走上樊姬墓”,猎者兴会淋漓之余,也不觉要前去凭吊一下曾经劝谏楚庄王罢猎、用贤、理朝的贤妃。

楚国,又称作荆、荆楚,作为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盛产人才。当时道家思想盛行,楚国民风开放,自然思想十分活跃,又加上楚国之地人杰地灵,有许多能人异士不仅才思敏捷,而且见识卓越,但是他们很多人在楚国却没有一展宏图的机会。当时的楚国是由旧时的贵族把持朝纲,导致他们无法受到重用和赏识,故而唐人联想自身坎坷仕途,便更能心有体会。

仅从唐人诗中的描绘来看,江陵就以其古老但不乏苍劲的形象留给人无限深思。长长的古城墙述说悠久的历史,临江的曲江楼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城外的龙山倾听过无数祈求求福。阳春台与白雪楼、宋玉宅与樊姬墓等唐人笔下的典型意象,是书写江陵特定的城市文化符号,也反映出这座城市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 四、特色风俗意象:好巫之风

荆楚好巫崇鬼,据《隋书》载:“荆州率敬鬼,尤重祭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sup>[2](P609)</sup>虽然这种浪漫情怀在唐诗中并不多见,这一方面可能与唐朝佛教盛行有关,佛家相信人死归于无,还可能因唐人多外来至此,受中原文化影响,对楚地的巫祭之风了解甚少,但于唐人悼念屈原、感慨宋玉的诗

歌中,也能有所发现。

李商隐作《楚厉》(也称《楚宫》)吟咏屈原:“湘波如泪色濛濛,楚厉迷魂逐恨遥。”鬼无依则为厉,而屈原因迷魂无依化为楚厉随波逝去,无迹可寻。“枫树夜猿愁自断”,此句典出《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九歌·山鬼》中也有“猿啾啾兮夜夜鸣”,意在表明屈原的亡魂可以目睹春枫,耳闻猿鸣,并因此自感悲愁欲绝。“女萝山鬼语相邀”亦典出《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此山鬼亦为女神,而屈原悲愁的迷魂只有山鬼才能传语相邀。李商隐诗是对楚地巫祭风俗此种浪漫情怀的一种反映。张九龄《登古阳云台》言“传闻襄王世,仍立巫山祀”,吴融《宋玉宅》中也提到“已怀湘浦招魂事”,都是关于江陵巫祭文化的记载,亦是江陵城市书写的又一特色文化符号。

荆楚这种好巫的特色还表现在乐舞方面。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补注》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sup>[7](P55)</sup>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江陵作为古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唐诗中关于江陵这座城市的书写,虽涵盖面较广,但还远远不够。如同胡晓明《江南诗学》将江南的“地方”视为一种观念一样,江陵“地方”,亦可以成为一种观念,成为一种带着情感与记忆的思想,一种富于文化意味的诗学。

唐诗中的江陵书写,是诗人的审美意识通过文字符号所演化的外在形式,而潜藏于这些符号背后的内涵,正是我们所要探究的唐代诗人笔下的江陵地方特色,以及隐含其间的历史意蕴。

#### 五、结语

讨论唐诗中的江陵书写,从诗学角度出发,意在探究唐代的江陵地域风貌、人文特色、历史文化。从自然景观——傍水依山,到农业文明——鱼橘芰荷,再到历史文化——雄都贤才,至特色风俗——好巫之风。江陵以其山山水水,滋养了江陵风物:白鱼肥美、朱橘飘香、芰荷满塘……在带给人美丽富庶、明丽温暖之感的同时,也孕育了极富特色的荆楚文化,特色风俗。

如刘师培所言:“楚国之壤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

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sup>[8](P102)</sup>唐代江陵以其幽奇秀丽的自然景色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吸引了大批诗人,一些诗人得益于唐代繁荣的经济和江陵发达的交通,来到这里挥毫吟唱,寄托自己的热血抱负,更多的诗人则因多种原因被贬官、流放、避乱而过道或羁留荆州,因而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然而,不论是主动寓居还是被迫滞留,他们的到来,既为江陵文学添上了华丽篇章,也为了解江陵书写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在追溯江陵地方特色的过程中,唐人诗意的描绘还填补了很多人文地理学、历史学不曾有的情怀空白,这对于保存和发扬地方文脉,凸显地方文化特

色,加强地方认同感与归属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2]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3]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4]李白.李白诗歌全集[M].北京:今日图书出版社,1997.
- [5]胡晓明.江南诗学——中国文化之意象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 [6]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7]王逸.楚辞章句补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8]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南北学派不同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 Jiangling Writing in Tang poetry

Mao Lumeng Xu Lianjun

(Liberal Arts Colleg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Hubei)

**Abstract:** Yu divided the territory into nine states, starting with jingzhou. Jingzhou, also known as Jiangling in ancient times,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and it is a gathering place of great people. To know the city more, one must read the text of the city. As a kind of text, poetry naturally cannot be ignored. Jiangl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ontains four aspects of the urban image of Jiangling, i.e. the image of natural landscape, the image of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the image of historic culture and the image of special customs. Thus, to understand the urban writing of Jiangling by the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ling and the implied historical implication can be discussed.

**Key words:**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Jiangling; the image in poetry; urban writing

(上接第65页)

- [18]王珍珍.基于共生度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发展研究[J].管理学报,2017(5).
- [19]丁秋霜,包耀东.区域制造业与物流业协调发展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市场周刊,2019(8).
- [20]伏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际市场依存与制造业升级——基于我国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5(27).
- [21]陆梦娟,王良举.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J].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7(1).
- [22]张晴云,等.长江经济带服务业与制造业交互效应与空间效应——基于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 [23]高寿华,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4).

- [24]于世海,等.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状态分析——基于改进的 Logistic 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J].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9(3).
- [25]徐长乐.建设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分工与合作[J].改革,2014(6).
- [26]徐长乐,等.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合作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10).
- [27]卞彬,李柱.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与互动路径[J].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14(6).
- [28]王维,等.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格局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7(1).
- [29]孙瑞.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7(7).

责任编辑 吴爱军 E-mail:Wajun800@126.com